

平日里喜欢红木,每每逛街,会有意无意地留心那些红木家具。总觉得那些悠久的红色木质是有灵魂的,它们总是能从奇思妙想中,翻新出复古而又现代的锦瑟奇葩。

那日,走进展示大厅便即刻陷入漫漫的红中,最先扑面而来的就是红木所特有的缕缕悠然的香。那香是润物细无声的某种缓缓的沁浸,让人仿佛回到遥远的往昔,过着旧文人吟风咏月的日子。于是情不自禁地将红木比作委婉或慷慨的宋词,小桥流水或大江歌罢,总之,是因为一弦一柱、卯榫雕镂间,都有着品鉴不尽的意蕴。它们不像欧美家具,后者一目了然,除了华贵与奢侈,少有造型以外更为深刻的含义。

而古往今来的中国红木家具就没有那么单一了,你必得百般琢磨、耐心揣测,才能逐渐体会其中的妙不可言。所以红木家具是要慢慢的,像品尝一杯清茶,抑或阅读一本好书那样,要沿着红木本身的纹理,沿着能工巧匠的匠心独运,才能慢慢了然红木家具的超凡脱俗。哪怕一个条案、一把座椅,甚或一个小小的板凳;哪怕曲线的弯度,拐角的圆滑,镂空的花纹,铜质的附件,都会别有深意。尤

搬家,住到北京城的北四环外,距离“老戏园子”与“新型剧场”都很远了,我一年也看不

了几出京戏了。至于京剧的原生态呢?它们曾经集中在北京的南城,如今陶然亭附近(比如窑台)或许还有,但肯定稀薄并间隔了许多。我有次和朋友骑车在城市北部的大路上,一边骑一边谈话,马路旁忽然有人发问:“是城北吧?”急刹车一扭头,原来是钮鏢老兄。说过闲话,一



每一个国际青少年素质教育机构的成人团和青年团的团员,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是来肯尼亚做志愿者当义工的。今天见到了皓川,并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参与保护青少年组织援建学校的校舍建设。经过简单的分工协调,孩子们便迅速开始工作。他们与当地工人合作,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扎钢筋、搅拌、搬运、浇筑和堆砌的整个过程。工地上,远远近近只见到他们专心致志埋头苦干,只见到他们的裤子鞋子都沾满了泥浆,只见到他们满头满身的大汗和涨得通红的脸,只见到他们干完活后的骄傲劲和挥洒青春的模样。看着他们,尽管我已经干了两天绑钢筋的活儿,双手又疼又痛,但心里却无比开心,为我们这些能劳动吃苦能助人的孩子们,要知道,他们都是家里的独子独女。此时细雨扑面,我却快乐其中,而且是双倍的快乐。

步行穿过一大片已被收割的玉米地,阳光下那满目的金黄色是绝色,让人目不暇接,像极了大地狂欢后的潮平思静。玉米地旁,我遇到年幼的姐弟三人,虽然衣衫破旧但一脸可爱模样。我拍了照,并顺手给他们几粒糖果,但站在一旁的肯尼亚陪同马上制止了我,并从孩子的小手里取回了糖。她直言志愿者的目标是普及教育传授技能,帮助当地人自食其力解决暖饱,不能施舍过多让他们心存过高期待。尽管她说得没错,但一转过身去,我的眼泪还是夺眶而出,心中起起伏伏的全是痛惜和惋惜。

在一所当地的高中女学校里,我认识了明年就要考大学的三位女生,她们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及流利的英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聊了许多话题,甚至聊到了北京,聊到了奥运会,她们知道北京是因为去年曾接待过一个来自中国的国际青少年素质教育机构组织的公益团。她们是自信的优秀的,其中的两个已立志成为律师,另一个想做医生,在我眼里,她们绝对是这个贫穷国家的未来希望。下午,和皓川一起劳动了三个小时,晚上犹在想念他。舐犊情深,母子连心。大江大海,终归要放手让他畅游,亲眼目睹他今天的表现,我深知孩子已长大已懂事。理既得,心随安!

碧蓝的天,无云无彩。偷偷地举目远眺,因为心里有些小小的寂寞了。接连几天的体力劳动,真的累了。想躺下,想按摩,想阳光下的下午茶,想美美地喝上一杯莎当妮。眼前的树和草都那么恣意地绿着,让我格外想念那种优哉游哉的快乐……

## 悠悠红韵

赵政

其是传统家具中所隐喻的种种深刻的政治内涵,譬如木椅被附会为官帽,而椅背则成为帽翅的象征。于是想到千百年来家具文化,几乎包揽了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等所有的社会元素,凝聚成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红木家具中最美的部分,是工匠们精雕细刻的那些充满了想象力的美丽纹饰。无论它们象征或附会了什么,也无论是龙是虎,是凤是凰,都美轮美奂。尤其是图案中那些镂空的祥云,生动而飘逸,恍若池塘间悠然的出水芙蓉。

红木家具所拥有的,是一种古往今来的繁复的美。这种精致的工艺已完全归于艺术的领域。工匠们所雕镂的不单是名贵的木料,也是在雕刻着属于民族的文化传承。所以的一些朋友买回这些有着精美纹饰及精美造型的家具,不仅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享用,更是



将它们作为艺术品来把玩与收藏。记得那年,我在美国波士顿小住,去一对美国夫妇家中做客。他们家有一间屋子专门辟作“中国房间”,摆放着各式古老的红木家具,书柜、五斗橱、书桌、笔架等等。他们说,这些家具都是从古玩店“淘”来的。他们喜欢中国历史,于是也连带喜欢上了这些体现异国沧桑岁月的家具。

明、清红木家具的蔚为大观,无疑奠定了当今红木家具的盛世格局。所谓的明式看形,清式看雕,已然成为某种复古的情调,进而调动起人们对往昔的怀想。于是那沉香一般的味道,含蓄或飞扬的图案,变成了人们难以释怀的情绪。

流连于“红韵中国”浩大的展示厅,难舍由红木制造的那些精美的作品。想着这些年轮悠久的珍稀木材所承载的前世今生,看着这些精美雕饰所述说的岁月轮回。于是,愈加想参透这些红木的灵魂,哪怕那意蕴是我这样的“外行”永远玩味不尽的。

于是,读悠悠红韵,就像是读一本打开的红色的书。

中午的时候,习惯去走一段安静的路。长长的路,两边有树有花,路的尽头是另外的路。

日光自缝隙流露至地表成为琳琅又从容的样子。有人仗着一份慵懒,让周遭显得尤为不动声色地沉和着。

便会感觉踏实。撇开那些忙碌、得失与悲伤不说,只用一种恰到好处的暖,无需声张,不曾忘却。

而种种强求不来的,也自行摆放原位。并不渴求太多,心底毕竟存有若干确信无疑的东西不做妥协和退让,那么其他,就顺应其荣枯。

因为眼里住着这样的中午,连同整个城市混沌飘浮的流动,脚下步伐笃定。

高高兴兴、无偿地“给予”。在他来说,知识是人民所共有的,你需要知道,我送上就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精神”真是高尚。当然他自己,最后也写出了那本《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大书,写成后曾在“文革”中毁了,事后又以巨大毅力再次写成。如果天假以年,沈先生文物的著述是不会少于他的文学作品数量的。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到沈家听他谈话,他总是从新发现的个体文物之美说起,他顿时变成小孩子,为某个墓穴刚挖出某件东西而欢呼。为了弥补湘西语音带给听者的困惑,他举起右手,优美地转动几个手指!他说的内容我早忘记,但他的情绪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不是时常说自己是乡下人么?对了,这一刻他就是为文物的那种



## 中午的时候

黄惠子

古拙所激动。古拙是最高级最永久的美,而一旦刻意雕琢过,意义与价值就降低乃至毁灭了。在我研究京剧的过程中,始终追寻的也往往是这一点。在我与袁世海合作《京剧架子花与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在我前往南城陶然亭一带访问梨园老人的时候,在后来向刘曾复老人请教时,我都明显感觉到它的可贵。而这,似乎才是京剧目前所最缺的。历史地回望我们这些年的京剧作品,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脂粉多了,而泥土(气息)少了。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非常珍视将与钮、从二位长兄的聊天,就聊聊京昆当年的原生态吧。可惜他二位似乎比我还忙,打过几次电话,竟然都不在家。

中,叫做诚惶诚恐、惭愧不已。比起这份杂志几代编者对文学的无私奉献,自付还是太多鄙吝之心;比起这份杂志在文学盛时开疆拓土的勇气和才情,自付还是太过保守和愚钝;比起这份杂志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毅然坚守,

多文人创作谈,和杜甫一样,也总能找到神秘的机缘,似乎命中注定,不写作,毋宁死,而一旦拿起笔(打开电脑),就万事和谐,浑身舒畅,并且凡有述作,皆可永久。

每次读到这种天才的自述,我都很沮丧,因为自己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说起来一点也不堂皇,无非敢于下笔,勇于投稿,又遇到许多好心的编辑和宽容的刊物,没太碰钉子,渐渐就似乎其然,当仁不让,甚至麻木不仁起来,仿佛人生天地间,不不要写点什么,不不要发表点什么,不不要对别人发表的什么信口雌黄,说三道四。得罪了!

所以当《上海文学》创刊六十周年之际,除了由衷地表示祝贺、感激,我还油然沉浸于一种心情之

工业社会发轫之初,黑格尔就预言艺术即将消亡,但在他身后,

工业社会发轫之初,黑格尔就预言艺术即将消亡,但在他身后,

工业社会发轫之初,黑格尔就预言艺术即将消亡,但在他身后,

工业社会发轫之初,黑格尔就预言艺术即将消亡,但在他身后,

工业社会发轫之初,黑格尔就预言艺术即将消亡,但在他身后,

有过几次垂钓的经历,迄今为止却未能打破零的纪录,或者也用一句麻将术语来说:白板。没有一条鱼出现在我的钓鱼钩之下。

第一次垂钓是在十六岁那年,在皖南广德的一条河边。所持的钓竿是有历史年头的钓竿,竹皮的颜色蜡黄蜡黄,显出一种沉着。想来这样颜色的钓竿曾有很辉煌的蒙蔽鱼儿们的历史。但鱼儿们没有上我的当,或者说,当我企图用我很稚嫩的十六岁的双手握着苍老的钓竿时,被蒙蔽的只能是我。我钓回的是满天暮色夕晖、清风竹影,却要赖似的对钓竿的主人说:广德的河怎么与上海的河一样,没鱼!

插队的日子倒是常常同河和鱼打交道,但绝不用钓竿。

扈滨,这是一种野蛮的捕鱼法。将河拦腰截断,然后用盆把截出的一段河里的水舀干。水舀至脚踝时,鱼儿们就会在阳光下跳跃不停,挣扎不停。

或是鱼鹰捕鱼,那也是谈不上如何温文尔雅的。在鱼鹰的喉咙处有一铁圈箍着,那是人对鱼鹰的提防。鱼鹰们有了这铁圈,就绝不会把鱼吞下,而只能叼着。

最野蛮的当然是炸河捕鱼了。雷管炸药,人既用它来对付人、对付山,也用它来对付水、对付鱼。一声巨响之后,鱼儿们的尸体便漂满了清澈湍急的河面,宛若三月里的梨花白白地、烈烈地洒落于河面一样……

那时年幼,怎样吃如此捕上来的鱼;那时即使年不幼者,可也照样吃如此捕上来的鱼。不吃鱼,腹中饥饥地“嘈得慌”。

还是垂钓好哇。宁静、淡泊、古远。“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整个文化传统和背景似乎都鼓励我们作出垂钓的选择。

后来有过几次垂钓的经历,是在上海远郊的养鱼塘前,但说来惭愧,我依然是“白板”。在我们放下钓钩前,鱼塘的主人考虑到我们这一行人中有许多“长”,许多“总”,许多“老师”,特意让鱼儿们饿了半天。但鱼儿们并不识“长”识“总”识“老师”,当然也有许多人和我一样:“白板”。

坐在鱼塘前,我发过这样的呆想:倘若我是鱼的话,一定让我选择到人类餐桌上的途径,究竟是选择让鱼鹰叼去,让扈滨者捉去,还是让炸药炸死,或是受蒙蔽咬上垂钓者的鱼钩呢?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别到人类的餐桌上去。



## 梦中雪缘 (版画)

宋刚



## 沁园春 西柏坡

陈平

燕赵大地,太行山脉,滹沱河边。看柏坡岭下,榴花稀疏;青子几许,槐荫似烟。陋室草草,院落斑驳,曲径幽幽尽相连。人如潮,共话西柏坡,思绪绵绵。

回首坎坷当年,张华夏多少干戈见。望大江南北,旌旗猎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横扫残敌万万千。尤记得,迈步从头越,江山指点!



## 十日谈

《上海文学》之缘

意义,明请看本栏。